

庆祝西藏军区成立三十五周年【1952——1987】

小说报告文学选



军人专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庆祝西藏军区成立三十五周年·军人专辑

小说报告文学选

主 编 李维谋
副 主 编 胡善文
发稿编辑 许明扬 李小渭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冯 良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小说报告文学选》

(军人专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32开 印张：9，125 字数：20万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 第1次印刷

印 数：1—3，500

书 号：ISBN 7—223—00075—9/I·16

10170·177 定 价：1.20元

序 言

西藏军区政委 张少松

西藏是一个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很有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西南边疆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有一个古老的民族，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它构成了整个高原强悍的仪表和坚毅的性格。战斗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为西藏的兴旺发达、繁荣富强和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许多作家诗人曾把这片土地上的高原人纵情地歌颂和赞扬。于是，今天我们编辑了这部小说报告文学选。

这部书，它没能尽善尽美地展现出这座高原若干年来变迁的历史，而仅仅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一个缩影。本书收集的驻藏部队新老作家、作者的部分作品，大都热情地讴歌了我们驻藏部队在进军西藏、筑路开荒、平叛改革、自卫反击、建设西藏和保卫边疆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艺术地展现了高原战士饮风卧雪、巡逻边关的战斗生活。同时，也收集了一些老作家创作的反映西藏社会历史性变化，表现藏民族浓郁的乡土特色，描绘西藏历史和现实的名篇。这部小说报告文学选问世，必将使一大批立志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后来者们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早在五六十年代，驻藏部队中就出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诗人，他们饮着高原的雪水，呼吸着高原独特的清新空气，饱含着对高原执著深沉的爱，创作了大量描写解放军西进的斗争生活、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和藏族人民追求光明、盼望翻身解放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个时期在政治、经

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具有西藏高原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文革”期间，因受“左”的干扰，驻藏部队的文学创作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驻藏部队的文学创作又有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反映部队生活的军事文学作品。目前，驻藏部队中已涌现出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年轻力盛、乐于献身的文学创作者。他们的出现极有可能把驻藏部队的文学创作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我们期待着，希望这些年轻的有志者写出更多更好的反映高原部队和西藏各族人民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斗争生活的好作品，牢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证文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份，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将做为一份薄礼献给西藏军区成立三十五周年。

1987年5月31日

目 录

序 言	张少松 (I)
-----	---------

小 说

雪 松	徐怀中 (1)
十五棵向日葵	徐怀中 (11)
微 笑	苏 策 (22)
马	刘 克 (57)
看门人	刘 克 (69)
米青古哨卡	杨星火 (83)
菩萨兵	单 超 (91)
独须鱼和狗熊包子	单 超 (100)
阿桑洪拉	杨景民 (108)
礼 物	杨晓敏 张骁儒 (115)
博戈尔部落的女儿	罗良兴 (127)
匠神后代和他的刨	巴桑罗布 (134)
活菩萨	薛晓康 (145)
惑	裴亚红 (155)
副连长高忠跃	刘清林 (162)
留给记忆的故事	温 建 (170)
一个边防军官在T城的故事	周 奇 (185)
跟 车	蒲光诗 (192)
雪莲·鸽子和吻	祝 平 (196)

报 告 文 学

工地上，一顶血染的军帽·····	赵乐斌(223)
为了边疆的一草一木·····	赵乐斌(241)
气 质·····	李小渭(251)
大地之子·····	许明扬(266)
编 后·····	(286)

雪 松

徐怀中

我真可怜这个伤员。他的头，差不多整个儿缠着纱布，只给眼睛和嘴留出两道缝来。眼窝里一圈发蓝，塌下去老深，直直地冲你一瞧，真有点怕人。右臂扭伤倒没什么，左腿流血过多，已经瘦得象根铁锹把了。看样子，十来八个月别想离开石膏绷带。

不过，说实在的，我多少也有点讨厌他。

他要是口渴，就把身子一欠，“护士，水！”想吃东西，身子一欠，“护士，饿了！”要是不想睡觉，又把身子一欠，“护士，找本书来！”我问他要什么书。“书就是书，有字就行！”粗声野气的，就象谁欠他的帐。我从当护士第一天起，就为这个职业感到骄傲。可是，他喊叫护士是那样缺少尊敬，让人受不了。

是嫌病室不称心吗？可你就没看看，四外一层又一层 的雪山，树林里这几排木房子，还是靠我们自己两只手盖起来的。这是边疆，边疆啊！难道还有意要摆摆派头吗？吓唬谁！营级干部又怎么样？！筑路部队受伤的又不光你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底为什么？是不是我得罪了他，他才这样？没有的事！黑夜白日，象个小丫头一样侍候着你，还要怎么样？！

不对！根本不对。这全是胡猜。天数一长，我才慢慢看出一些道理来。他这样拗，这样躁，这样凶，没有别的，不过是在掩盖自己的烦恼和痛苦。

不待说，这痛苦当然是指内心的，伤口的痛苦他压根儿就不在乎。

一天，我去给他换绷带，他睡了，我就坐在床边等。见他枕头底下露出一张信纸，下角写着“秋蓉”两个字。

这名字一眼就瞧得出，不象男人的名字。

我寻思，莫不是还有谁会喜欢这个性情古怪的人吗？本想拿起来看看，可是，偷看人家的信算怎么回事呢？我就忍住了。

这时，他翻了个身，他并没睡。

“你是不是想看信？”

“不，怎么能看你的信呢？”

“那有什么。看就看呀！”

我接过信。

赵教导员：

你好？想你一定很忙吧！

上月，我给周明同志写去几封信，始终没有回音。想是他的工作有调动，已经离开你营，麻烦你开一个地址来，行吗？最好详细一些。

因为要上课，写得很潦草。请原谅。

我盼望着你的回信。千万千万。

我看完信问他：

“这是……你们有几个小孩了？”

“什么呀！别胡说！”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口气也挺严重，好象我这句话立时就会闯出什么大乱子，我知道自己失口了。不过，我可以断定他们也不是一般同志关系。

“你怎么不回信啊？”我又问他。

他迟疑了一下，强辞夺理地回答说：

“这，你还不知道？左手不，灵右手缠着绷带，叫我怎么写？！”

“哎哟！你傻了还是怎么的！为什么不早作声？”

我忙着找纸、找笔、找信封，预备替他好好写封信。我高兴得心里怦怦直跳。是啊！这件事，不用说我们当护士的，谁不乐意帮忙啊？！

“开始吧！你说一句我写一句。”

他苦笑了一下，“好嘛！你就写：周明不在了，死了！前几个月就死了！”说完把两眼一闭，不再做声了。

这立刻就叫我心里不大高兴。人家都快急死了，一封信接一封信找他。他呢？可倒好，全当没有那么回事。

“算了吧！别瞎扯了，快说怎么写！”

可是，他仍然不理我，这使我暗暗吃惊起来。我想，保准是他变了卦。要不，他干吗要这么说呢？变了卦也罢，你总该把话给人家讲明呀！这样怎么行呢？

“不管怎么样，周明同志，我觉得你应当给人家回封信。”我向他提出意见。

他连眼都没有睁一下，很不耐烦地说：

“够啦够啦！你让我安静坐一会行不行！”

瞧！好心好意的，反叫他火兴兴冲了一顿。算了！管别人闲事干什么。我也不作声了，就动手给他换绷带。不过，我心里实在替那个姑娘难过。

当天深夜，正轮我值班。

外边，狂风卷着大雪，使整个森林都吼叫起来了，好象大山上冲下来多少只老虎。就在这种淹没一切的声音里，我听见周明在病室里喊：“护士！”我赶忙提着马灯进去。

他说要喝水。倒了一杯又不喝，他叫我在旁边坐一会。待了一阵，他忽然说：

“写吧，写一封，要不总不算了事！”

提起写信，我还想着上回受他的顶撞，他就象忘了那回事，

只管对我说：

“你先写：今年三月，我随着踏勘队到怒江两岸勘察线路，没留神，从山上摔下去，受了伤，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就这些？”

“嗯！就这些。”

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上星期有个记者来访问他，我在旁边听到他讲了。

……在怒江峡谷，踏勘队必须拦腰穿过一道大石崖。这石崖，立陡立陡的，上边望不到顶，下边就是翻滚的江水。先不说人，就连猴子也难过去。为了不使所有的人都去冒九死一生的危险，确定由一个人爬上去，在石缝里钉几个铁钉，拴上粗麻绳，然后，大家抓住麻绳，一个一个慢慢沿过去。这任务，全队的人，就连女测绘员们也都想争到自己手里。末了，还是由周明担当了。因为他有两条理由足以使别人心服口服。第一，他在战争年月里是个登城能手；第二，他曾经横游过黄河。但事实上，他心里很明白：这样说不过是给自己壮壮胆子。登城有软梯，而这峭壁却光得象刀切过似的，没有抓挠的地方。黄河又怎么能和怒江比？这漩水涡，就象开了锅。别说掉进一个人，就是一片树叶也能卷到水底下去……不管怎么吧！横竖他上去了。当然，不能说一点也不曾替自己想想。有一关最难通过，两三丈长的距离，手根本没处扒，只有几寸宽的一道石坎勉强能下脚。在这里，他连着抽了三支烟。而在这三支烟的时间里，他反复地改变着一两个字的决定。末了，他脱掉衣服、鞋子，两臂平伸，脸和肚子贴紧石壁，一寸一寸，费了几十分钟才算蹭过去。等过去以后，冷汗把衬衣都湿透了。要知道，只要他的身子有一丁点不平衡，或是脚底稍有一丁点不稳当，就没命了。

就这样，他钉好铁钉，拴好绳索。自己先来回试走了一趟，然后才让大家过去。可是，谁也没留意，过的人一多，有块裂缝

的小石头开始松动了。赶上他，一脚正踩垮，手一软摔下去了。幸亏底下有一道山水冲成的石槽把他卡住了，但他带下去的石头正砸在他身上。……

我自做主张，照我知道的，详详细细写了他受伤的经过，随后又问他：

“还写什么？”

“再添一句。就说，关于那事，我同意她的意见，完全同意！”

他说着，嘴唇都有点发抖了。我真摸不透，什么大不了的事使他这样激动呢？跟着又问：

“什么意见哪？”

他没应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来递给我。这一封，显然也是秋蓉写的，不过比那一封日期要早，纸都揉烂了。头一张上，不外乎一些问候或什么无关紧要的话，我眼睛一扫就过去了。第二张上，她写道：

……我常常想得很细微，很真切。说起来都有些可笑。我想过，我们应当有一间什么样的房子，窗帘是什么颜色，桌上摆些什么样的小东西，书架上又摆些什么书，我们还要有一个收音机，有一架风琴。我想过，早上，我们分手去做各人的工作，黄昏，都回到家里来。星期天，我们可以到电影院去，或是到马路上走走，看看各种各样的人，或是哪里也不去……。

但是，当我冷静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切不过是幻想。你走得那样远，好象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我连收到你的一封信，听到你的一句话都很难。大约，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的过去了。我，你知道，一生也不想离开这里，不想离开学校，不想离开这些孩子们。照这样看，只怕我们之间就很难建立一种共同的生活。

请你原谅我，周明！我觉得还不如没有那层关系，那样对我们倒更自然些。你说是吗？似乎只有这样了。

不要马上就忘记我，常写信来，一行两行也好，求你！

瞧啊！信倒写得坦白，干脆。可是，这把我对她的同情一下变成气愤了。哼！原来是这样一个女人！

我不知再该说什么了，只好不作声。沉默了一会他才又开腔。显然，这时候他是把我当作唯一可以倾吐的知己了。

“这封信，是在我们踏勘队出发的那天，也就是我受伤的前一天收到的。当时我没能从头至尾看完它。老实说，我心里是不怎么痛快，很不痛快！过后，我认真想想也没有什么，散就散。是啊！这事不能强求。同时我也想，你既喜欢她，就应当尽力使她生活得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可事实证明，她所需要的你什么也不能给她。或许另一个人就能给她一切一切。这时候，不赶紧往后站一步还等什么？！”他把眼睛一低接着说：“可是不成。我只要一想到她的样子，一想到她会对另一个人那样亲近，而对我永远是平平常常的，我就觉着象是受了侮辱。也许这种念头很坏，反正我是这样想的……起先我打算拖一拖，先不表示态度，以后慢慢想法子。刚才我想了，这样不对！该怎么就怎么呗！干吗要这种心眼？！”

一天早晨，我一进病房，见窗子大开着。周明脸冲外出神地依在窗台上——他已经能下地走动了——我怕他受风，去关窗户，他不让关，还摆摆手要我莫作声。原来他正在听唱歌——每天清早寨子上的藏族姑娘都照常穿过树林到河边去汲水。她们总是一路走一路唱：

开花的桃树，
只能装饰春天的美丽。

对人们最有情意的，
还是四季长青的雪松。

听着听着，他冷不丁问我说：

“你说人们为什么这样喜欢雪松？”

“谁晓得，反正大家喜欢就是了。”

“不！不！这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他向外指着松林，满有兴致地说：“雪松。瞧！有多好啊！就是冰天雪地，它还是绿葱葱的活在那里。”

看他这股快活劲，我心里猜了个八九分，就冒问一声说：

“有信来了吧？”

“有我的信？”

他微微含笑的反问我。反让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一看，枕头底下真的有封信，我就抢过来了。哟！这么沉，哪里是信，简直象本书。

我把信瓤抽出来，没留意一张照片落到地下去了，我连忙拣起来。倒是个挺庄重的女人，瞧上去满有学问的神气。可是，一眼就看得出她总不下四十五六岁，还戴副白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有些纳闷，可也没顾得问，只顾往下看：

周明同学：

就让我仍旧用这种习惯称呼吧！我曾做过你高小时的国文教师。你打了多年仗，大约把这些全都忘记了，这张照片也许能帮助你想起我。我记得，你是坐在第九排桌位……

好了，我要谈谈关于你们的事。别觉得奇怪，作为一个校长，我有这种责任。秋蓉就在我们学校任教，我俩住隔壁，我知道她的一切，所以，我不怕多余，写这封长信。

相隔数千里，我自然很难测知你的心情。不过，倘使你在抱怨秋蓉的话，那是不公平的。她虽很少提及你，但却时时怀念着你。她不止一次对我讲，说觉得自己的生活空空荡荡，没枝没叶。大约，也正是为了填补这种空虚，她除去做完自己的工作，总要向别人要点事做。原先她并不喜欢活动，以后，她忽然常常到操场去打排球，跳高，或是和小孩子们一同蹬秋千。可是，这仍占据不了所有的课余时间，有时，她总还不免呆在什么地方独自出神。

她给你那封信我是知道的。她写好之后夹在日记本里放了一个礼拜，后来还是发出去了。但，她从邮局回来就感到十分心乱，赶忙又写去几封信。可是，你大约很生气，始终未理会，甚至连地址也不告诉一声。难道这是不可谅解的吗？你知道，和她一起长大的那些女孩子们差不多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的已有了第二个儿子。我承认，她爱想入非非，甚至想得很出奇。也许正是这些想象纠缠了她，害苦了她。可是，你也得替她想想，这一切一切，对别人是那样轻而易举，而对她们，似乎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难道这对别人都应该，唯独对她们不应该吗？我不是替她辩解，同时也无须乎这样。事实上，她虽有勇气在纸上写下那样的语句，并把它寄给你，但，她却没有力量依照那封信去做。

我武断地说，你也绝不会忘掉她。然而，从回信上看，你却已经绝望了。你想悄悄把痛苦咽下去，不让任何人分担一点，你那封信仿佛是要和她做一次永久告别。你错了，完全错了。

如果我们可以说，她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想悄悄地离开你，也让她自己一生都感到遗憾、羞愧。那

么，正是你这封信使她得救了，使她向你走回来了。她拿住信，看了又看，忽然就倒到床上哭起来。你大概也不曾见她哭得那样厉害，以至我不能不陪着她直到深夜。她哭够了才开始对我讲，她说她本以为自己满不坏，可是，一和你相比，就觉察到自己原来非常渺小、可怜。也深深感到对不起你，对你有了罪过。她这样说——我算什么人哪！就知道坐在窗前胡思乱想，就知道我自己。他呢！虽说那里并没有战争，可是他还在流血。

第二，我又特意看了她的日记。她要重新认识你，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至于对你的情意，她写道：她要象草原上的雪松一样（这种树，我们仅从地理课本上得知，想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吧？），永远绿葱葱的。虽然她并没有发誓，但请你信任她，也信任我吧！我比你大二十岁，我从没有对人说过一句不老实的话。

你也许会疑惑，为什么她自己不作声？不错，她说一个字也不给你写，她决定寒假时去看你，她要当面请你饶恕——多么严重的字眼呵！

最后还想替秋蓉说一句，你也太不象话了，她一年收不到你两封信。为什么学得那样懒？

怎么样？看这位女校长写得有多好。怪不得呢，周明一下子就变得不象自己了。不过他还想设法在我面前装做淡漠的样子。我也故意说：

“哼！说是这么说，只怕过些天又不算数了。”

他转过脸，不满地望了望我，随即便笑了：

“依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得叫她立个字据呢？”

“那可不。就得让她写个保证书。”

“用不着，”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已经照过水影了。”

“什么水影？”

“这扯起来话多了，淮海战役那年，部队过铁路正走我们村子。休息了半天，我跟连长请准了假去找秋蓉。这以前，我们的事，我们谁也没说过什么。这回我觉得再不能不说了，我就提了，几句话就了事。决定以后，我们就一起跑到河边去，一起探着身子往水里照了个双影。我们家乡小孩子们兴一个规矩：要是两人说妥了什么事，或是交换了什么玩的物件，就手拉手到河边去照个水影。照过以后就再不能反悔了，说是谁先毁约就会掉在河里淹死……不过那时候我们早已不是孩子了。她十七，我比她大两岁——嘘！你看我，只顾乱弹琴。来，换绷带吧。”

照说，他顶少还得上医院住两三个星期。可是有一批伤员要出院，他也就吵着，赖着，非要把自己算在内不可，象是晚回一天部队就不要他了。院部勉强批准了他。

送他走的时候，我心里按捺不住地激动。我想，少了这个伤员我会感到闷气，感到孤单的。他却象一支出笼的鸟儿，那么高兴，不住地跟我讲这讲那，临上车还红着脸对我说：

“我也不知该怎么谢谢你。这样吧！不管我到哪里，我们结婚的时候一定写信给你，要是你能来——算了，算了！只怕我许下愿也没用，你不可能来。”

“为什么不可能？”我忙说：“只要你请我，我就去，不管多远，我一定去。”

一句话没完，喇叭响了。他慌慌忙忙爬上车，我还没来得及招手送别，卡车已经沿着山路钻进森林，一会儿便不见影了。只有一棵棵高大的雪松依然挺立在路旁，针叶是那么茂密，葱葱茏茏。

1954年6月草于昌都 1956年改于昆明